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淦水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滏水集卷十三

金 趙秉文 撰

記

適安堂記

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膀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屨今吾名不

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淡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咏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册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為何如客曰先生之為適則一其所以為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荀以適性為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

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茍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内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為雨露霜雪下之則為江河井泉激之則為波瀦之斯為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刋之石客為誰淦陽趙棊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襮門莫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其腹恒山枕其足注以橫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英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寧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敬之棲棘於此越明年政成乃即城以為亭因隍以為池引洨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為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

吳徵公妙伻來以記請其曰今夫樵者樂於山漁者樂於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為仁者靜乎抑為知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於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困沙丘也北走恒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拖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接冀部則光武之

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盖世力盡化為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盖將訪其遺迹但見孤城斷址烟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於醉梦之埸而馳騖於功名之會至於芒然疲薾然盡其亦知有不芒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為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大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於漳方春秋霖潦砅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滙於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涘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刓時復波蕩水濇居者病繹騷行者嘆滯留我惟識覺公和尚戚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洨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簑而不褐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

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巃嵸緻密如山斯屹如
月斯彀力拔地劾勢與空鬪忽兮無極何其壯也廣
容兩軌袤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
鎮地脉堊以白灰制以鐵鍵標以華柱護以崇欄物
鬼獸怪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每
夕陽西下大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
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
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天下之雄勝而

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黄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秘神造弗度弗涓而是橋也盖經始於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於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逮將俟昭代而啓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弘利涉之縁其何以臻兹僕忝與鄉梓遡聽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之曰

於繹工妙天造地設窅神功兮杈捶駢比撈平嵌

闞㳍穹崇兮超崖截壑躡趙跨衛亘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褰幃憑軾觀民風兮輿琛輦幣烏宿衡山入會同兮耽耽鰲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

私擴名以自尊蓋無非為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
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以拊
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
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
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於京師視
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淡然而無所求察其私羞恥一
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於伯正
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縕

祀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於日用事外所為營營矻矻計較於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為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之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無之忿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

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韈嘗曰
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君當詰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
古驗今為善於家而責報於幽如持印劵鑰合取所寄
物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
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
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

固然也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為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如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榦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栢傑然於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

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既蟲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咢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為榮華夕為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蓮蕙自托於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别於蕭艾之中而得登於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必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亦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於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

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蕃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闕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洄洑也者亦時有之爇爨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之力也至於梗楠橡樟其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為司徒八葉而為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

之所覩聞也其餘田侍郎懋等以直道被誣陷子孫與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泂洑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於梗楠櫲樟蟠根旣深流蔭亦大則於公見之矣云云雖然有一於此富貴而尊榮康寧而壽考翕翕赫赫聲勢震耀持粱刺肥指氣使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

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為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斯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為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於公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於浚其源疏而達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於後之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莅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

榆關下建十丈旗袤以五筵廣三之二窓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大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殆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臯落之山首陽之洎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岩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烟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締綌以清郄鄭汗洮秋空

月明飛光皎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纊而溫爾縷其單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靚而外昭曠淵靚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窔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靚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為達也歟

遂初園記

淦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地廣修三十畆有竒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庄曰歸愚闢户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為讀易思玄之所火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佇香由竹逕行數十歩墻外水聲濊濊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琹筑稍西臨睋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十卷

蓄琴一張庵曰味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松竹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於世終無補但當謀為早退閑居之樂耳加我數年年登六帙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為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盂玄易書數册吟諷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晏坐與之䏌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每春和體輕駕柴車往來隆慮山

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兩屐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是以名吾之園曰遂初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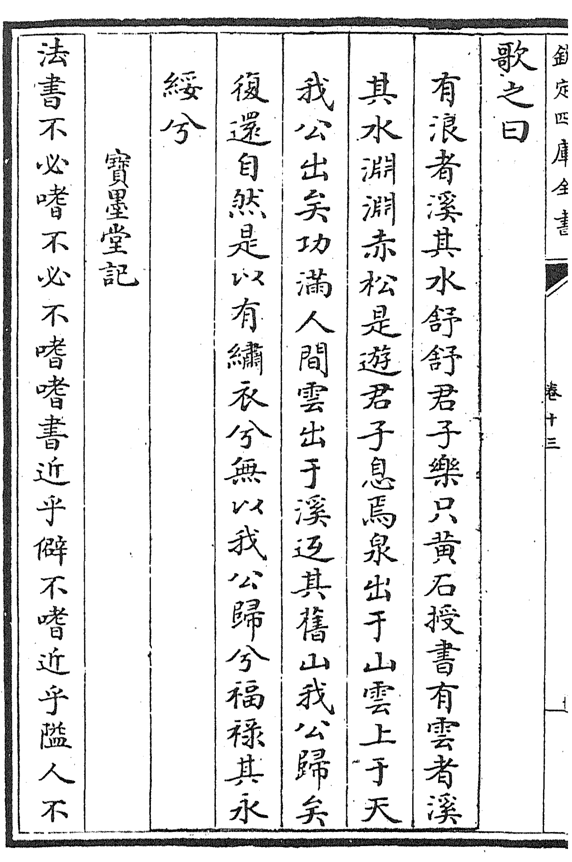
雲溪記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於黄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即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於此築堰滙水為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

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於天下也其在朝廷則建大政立大議致明主於唐虞之上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旗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聲震山岳親族賴其庇廕搢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為安危朝廷繫之為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

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十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為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為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為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為嫌方將埽大憝佐中興還大駕於舊都挈生靈於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緑野之遊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為泰食浮於人者雖儋石為有餘今吾會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

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効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賜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為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為川豬之斯為淵升之斯為雲泄之斯為雨及其澤浹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累而為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子自托於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



歌之曰

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黄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遊君子息焉泉出于山雲上于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禄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

能無所嗜寧僻無隘今夫文於天日有圜月有闕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砯轟震耀縱橫森列文於地山錯峙為掌為窣水相薄為淵為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洼者似臼者似口者似鼻者文於人肥瘠長短踦跌戰鬬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恠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於蒼烟寂莫之濱得之於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為快也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

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於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横陳於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薛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窻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閒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於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於燕秦齊晉之間閧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命賫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於私第榜之曰寶墨

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勲茂德光於竹帛銘於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為吾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冲雲臺觀鞠為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於史雜見於傳記道家之説昭昭也獨易道出於天至周河圖洛

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种徵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為皇極書周濓溪又以為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而傳書待人而傳以人傳道微先生吾誰與歸爰為之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也伱先生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維先生之功猗

欽定四庫全書

蕪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風雷竅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

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於戒愼恐懼於不見不聞之
間其極至於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於致知格物正
心誠意至於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
本於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
粗精一致無大高難行之論無荒虚怪誕之說聖人得
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
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

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於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
皆得以時祀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
而像之玆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
刃之餘乃先從事於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
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為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
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咸備而法士興於學
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心良能第未有以
啟之耳頗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

績文爲進退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能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尚爾况夫吾儕也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揚子曰睎顔者亦顔之徒舜禹聖人也顔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為衆人可企不亦夸乎夫責馬者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為顔子而已矣雖然顔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汨泥之則渾必焉澄之其清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

為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於古之所謂學者矣為士者鉤章棘句騈四儷六以聖道為甚高而不可學敝精神於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於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為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於夏畦而未免為俗儒盡棄其平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甚者苟勢利於奔競之塗馳嗜欲於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掊譏評刺口論

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辯率常屈其座人以佞為才而致憎浮薄嘲詆反希闕 市人以狂為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於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道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於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今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

予為記竊以商水故溉水在漢為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衮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閔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隷淮陽或隷昌頻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畧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廵以其鄰於唐鄧也

視為重地易邑為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族公某為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行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惟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堯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於荒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淫妖祀徧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墮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

以安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列六十二賢於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於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揚子文中子韓子五賢配於别室既躋孟子曾子於堂而子思子傳中庸大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於是大敞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為夾室者二繪五賢於左繪先賢於右列齋者四以為士子絃誦

之室會元帥完顔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樽俎諏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既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既備乎嗇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於道也使來請辭于余余為之辭曰

有方者城宛葉之間蠢彼蠻荆嗾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予憂膴膴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年無兵方城言言原隰昀昀我

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

匪督伊力有歸其宫楹且桷兮有焕其容丹且雘

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襜如湯湯

汝水乃洙乃泗曾是一方化為闕里汝水湯湯洙

泗之鄉曾是蝨賊化為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

化洽于體仁漸于肌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俾斁

遺尚或似之

滏水集卷十三

滏水集卷十四

金 趙秉文 撰

論

總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係乎義之大小而其世數之久近則係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於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為治

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害其為亂所論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後趨於華華之極則為奢為僭為奸為僞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能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以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為請托公行為讒妬並興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無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

敝為黷武為聚斂則日趨於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宮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於亂世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寖以隆昌或僨而復振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雖以偏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弒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也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猶以慈儉也是故施之於智力可及之地

者人也施之於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茍異其於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茍為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

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古治之風然皆有失足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苻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仇也子尚忍言之哉卒論如左傳之於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勲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秉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鷙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於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為守成之主而帝

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於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非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鼂錯之計七國遂反於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

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
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實亦自無末
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果能用仲舒哉
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於末年户
口減半幾及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泄高帝平城之恥洗吕后嫚書之辱矯文
帝姑息之弊筭計見效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
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

略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氏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准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於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有君人之術

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為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霸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於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揚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脉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徼者逆

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之有時故疾未除更生它疾
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疾可為也東漢自明章以
後其君不足以有為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
官用事自此始此盖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留
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
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為也明
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琯等用
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必忍須臾帝必將

憒冀冀乃可圖已而單臣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横將有繼是而思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竇繼誅黨禍起矣此病甚而不從之故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内官内官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它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治制之一用駃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嘗謂西漢大臣寛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敝也養交安禄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攘

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頽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斃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回天下者豈淺丈夫之所為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道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為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大壯五為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

曰然則仲尼隳三桓之城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是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衰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後國政失于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為政朞月而遂隳三都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時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

止李杜止而不順順而止之其平勃乎陳竇諸侯猶裸

袒而劘虎兕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

無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絶惡

人之辭陳寔所以送張讓之葬也雖然有寔之心則可

不然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為鈎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

焉善人國之紀豈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况

鬼偷狐媚如𢷬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恇怯謟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為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擔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絶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任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

也陳壽既以陳羣之徒列於魏傳之中晉史遂以賈充弒君之賊列於晉傳之首何以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於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陳羣以帝禪於魏九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侯天下大悦而歸已上則為周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彧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傳首至於王祥雖名孝友身

為三公無補國亡當附於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於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於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為亂階當附於姦臣傳王凌毋丘儉諸葛誕等雖名忠於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啓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丘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嘆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嘆春秋之

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弑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景元皇帝為司馬炎簒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簒魏之仇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弑正元皇帝炎簒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托禪讓為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

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由此觀之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為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為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冑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

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父子逼主簒位吾奉密詔討賊不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夫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舍我其誰哉上則為三王之舉下不失為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敗績者何吳蜀唇齒之國人皆知蜀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

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乆要義當復仇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為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

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咼何嘗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為用也至於托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荆州逐劉璋果皆出於誠乎曰使先主一出於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不忍須臾以即尊位使人不能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云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天下我一方也而其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殁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齪齪也善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風

易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於亮哉

唐論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識其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

哀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

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

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

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於邉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

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僇辱

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

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

社稷阽危託於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

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歳而不絶後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目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於妃后成於宦豎終於藩鎮向使明皇無俊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禄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繁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為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其

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宗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宗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之名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為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

各隨時之制予以為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畧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閒小人者因其閒之可入投巇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於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

其末也至於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為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欒黶之為難也譬如猛虎猘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趦趄盤辟以為敬内厚情深以為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而逢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

晉荀朂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惟利之為見以為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侍於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者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簒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

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數十年之後求其免於後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畧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茍得茍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茍得不茍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於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為

不然使平王不遷則亦不能朝侯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關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於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

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夫於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間隙則關河之險為不足恃況大河為

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為棄之可乎故愚以為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利建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為一大河險阻限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為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

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睹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於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於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為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列郡縣䖍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

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為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為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為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各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革入其財賦使更為肘掖互為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内弛外訌夷狄肆侮社稷阽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内

無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封建不
得昔者議天寶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禄山聞
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阻之其議遂寢自後藩
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
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
民而軍不分修城郭備器械則人自為戰而敵不能侵
一也國無外侮則天下終為我有二也雖有强獷之徒
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

封建為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為救弊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

直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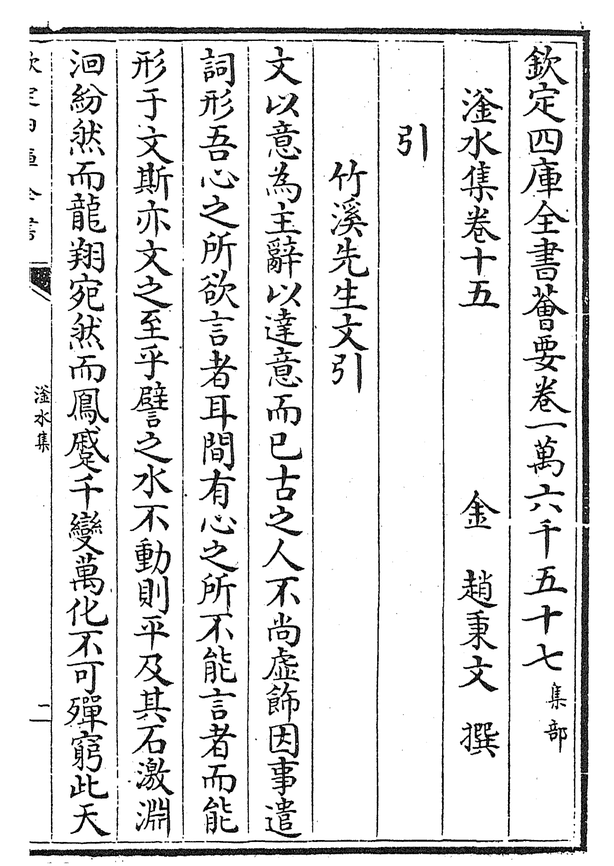
傳曰正直為德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之心莫

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貪者怵於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踈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畀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於言懦者必見於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為直後世徼名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

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鬬也親則父兄也義則
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
是故言有當於分行有合於理者吾直焉直也吾守道
也言有犯於分行有乖於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
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
之所在也志於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别有四
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於直者
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

者也魯昭公娶于吴孔子以為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以諫死此直而過於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歴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此亦可以辨是非在君子必知所擇矣或曰君子而有不直焉其可乎曰未可也食其禄任其責君子殺身以直焉可也吾非衆之有衆非吾必從在君子亦完其力而已矣夫君子者動静語默不離其道者也

滏水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十七 集部

滏水集卷十五

金 趙秉文 撰

引

竹溪先生文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蹙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

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葢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黨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

體寄興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鬬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裒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黄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黄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子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才釋一二

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温公集解偏採諸本徹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著晦

川續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于
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
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發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
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
見於性者也有悖逆愧生於其心此敬之見於性者也
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而不能擴而充之以

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夫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之謂一會之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觧九成之觧足以啓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緼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觧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意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

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雙翼闕一不可學者咼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於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為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詑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黄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張載之東西銘子輩之聖傳論譬之户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奥總而類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

有異流者歟

箋太玄贊引

太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卦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歷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為仁義作也卦用八著用七玄則首用九着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説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于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譏屋上

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譏牽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証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畫則晝多於夜禍福殽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攻之以為中

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誤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且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旦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為緯五則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唫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

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歷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

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麤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録以備遺亡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説類觧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歟孔孟而下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至于宋儒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説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為三類一明續經有為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有助于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謀武畧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初鋭於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

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黄裳
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
亂之效於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
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於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
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
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
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鑒戒申重而已昔
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録以申諷諭臣竊慕之

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爝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睿紆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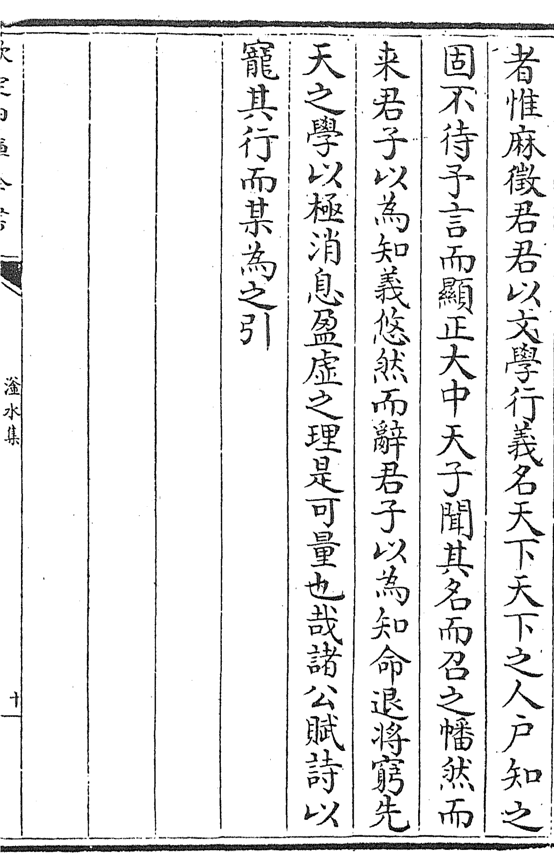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申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

錯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周公之所以啟其君後世之所以開陳善道匡其君以盡君道而即以效臣職者取法乎是不費詞說引而伸之莫有逸于是而後知其道之廣且遠也至于宛轉曲喻務盡其心抑揚詞氣之間其為文也至矣萬世而下奉為龜鑑不亦宜乎臣某蒙國之厚恩愧無以

報于萬一謹依註疏乃撰無逸直觧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為人不仕則為己是以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為喜失之不為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説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為末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



者惟麻徵君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幡然而来君子以為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為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為之引

滏水集卷十五

滏水集卷十六

金 趙秉文 撰

頌

禘禮慶成頌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禩寔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宫精意昭格明靈肸蠁福瑞並應肆有漏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薦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

冲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覩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惟世宗顯考並祔世祀既考既燕詔群臣其議宜刺於經酌禮之宜見於太宮慰余孝思群臣拜手豈敢等夷匪天道孰依匪舊章孰稽五年一禘振古如兹帝曰俞哉廟于元龜四月孟夏大饗其時乃詔四

裔備物講儀錚鑾之臣白馬之客相予載祀祇率
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綠𢹂天階星
旄翠罕拂天而來乃即靈宮左撞鴻鐘嚴中辨外
冕服于從奉璋髦士立列比比或捧珪瓚或相拜
跪樂奏太和舞陳文始形容頌歎一夔足矣清夜
戒嚴明月如水既薦既祼如見于位從以功臣傜
馬夾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誕受釐祉均及敷天
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交相告語天子之

德昭天漏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嘻祖考之功於皇孝治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五年内成外平百揆時叙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庭鸞輅順動辟水增輝都人士子歌舞頌嘆以為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

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
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祀聖
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屈于一
時而祀光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
也二美具焉喑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
忘野老擊轅之陋庚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再拜而
獻頌曰

木鐸聲寒苔蕪杏壇宮居釋老廟食申韓天將興文

伊晚明君微我明君孰知聖人天子曰嘻余謁先師禮官議禮王殺帝儀帝曰先師百王所尊禮有北面無諱朕勤禮官奉詔幄次于廟八月初吉奉牲以告我廟俎豆我王圭璋日月漢儀金石魯堂丹青聖容龍袞帝服登降拜跪冕服交輝辟水湯湯龍旂央央天子戾止儒林之光辟水瀰瀰龍旂靡靡天子歸止化流萬里大哉聖師道無古今昔惟陪臣今親帝臨畏匡厄陳廟食茲辰一時之屈萬世之伸思樂辟水

光揺帝裾屬車一臨化爲泗洙闕　四方其

訓之天子文明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

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

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

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先昭烈考

之閎休遺美而慰朕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

帛宜視所獲由是臣其以下私藏緹襲留實于御府之藏矣臣竊講聞顯宗正位東宫二十餘年際海内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内外惟法惟式逸游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華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獮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翫戚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追蠡以永遺聲嗜昌歜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蒸蒸之慕者哉寔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

昌諂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銘曰

於皇顯宗聖哲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奎壁之光

下流人間神物終合祥光屬天天子曰嘻念茲皇考

於羹於墻矧厥睿藻帝曰某臣出汝賜書予考汝知

汝遂相予凡百卿士視此寵渥爾貢爾有予金予爵

天子命之禔襲上之侍臣拜手受言藏之天章在御

貽燕後昆天子念親戚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

啓予金縢予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任舊人

予考之法追蠡永聲昌猷追好孰愈手澤奕世貽寶
匪私翰墨伊先志是悼憲宗之文天子之孝於斯萬
年是則是傚小臣作銘來者尚詔

聖德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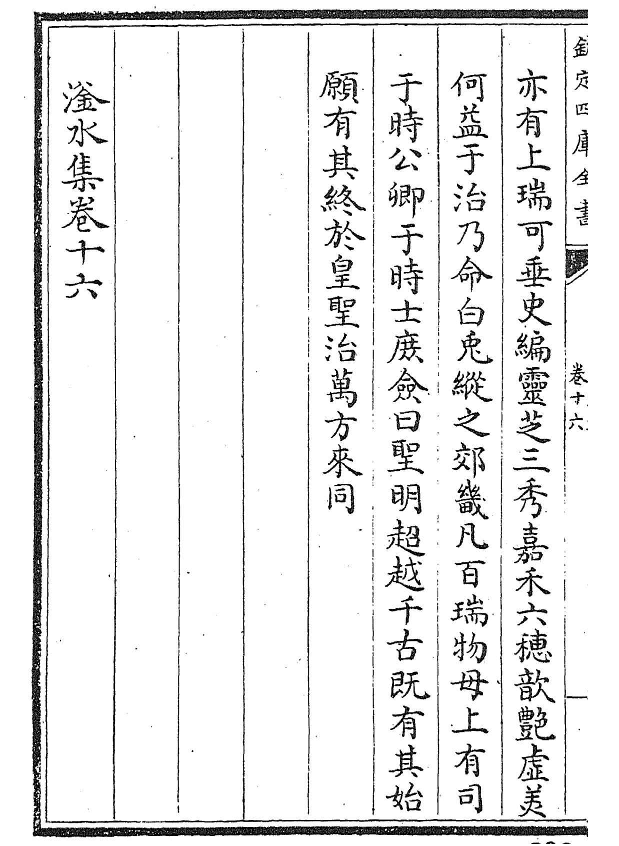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所實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嘉
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寧觀詩及
書温温乎其和可知也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足

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鴈作為歌詩薦之郊廟詭誕不經駭乎無議為也乃者邠州進白兎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惟天惟祖宗付予有民惟臣下作予股肱心膂但使百姓樂業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勿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上自即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

究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民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勑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生芝草與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堯舜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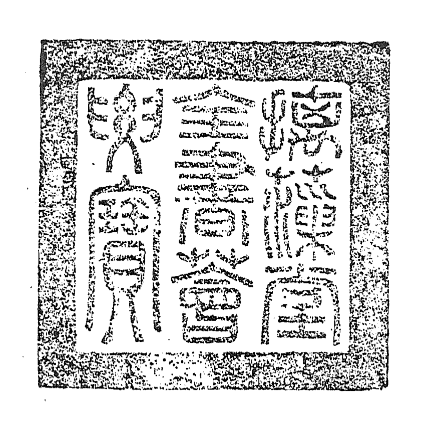
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子取焉以為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况乎聖政行前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為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貺自甄在邠之郊有兎斯白司牧之臣獻之金闕天子曰嘻瑞在得賢



亦有上瑞可垂史編靈芝三秀嘉禾六穗歆艶虛美何益于治乃命白兎縱之郊畿凡百瑞物毋上有司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淦水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阮坦
謄録監生臣石際虞